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二十九回 群雄打店黃林莊 霍坤訪婿立擂台

且說大家人等進了祥平店後，劉榮說：「你二人因何到了此處呢？」於成鳳說：「我奉了我師父之命，前來何家口。聽鏢船上人等所言，水面達官被西川蓮花黨之人所害，因此我師父才派我二人前來，為助力何少達官前去報仇。」劉榮當時與大家致引完畢。徐國楨問道：「劉賢弟，他師父是哪一家呢？」劉榮說：「那位老朋友複姓上官，字子泉，外號人稱萬丈白濤聖手擒龍，掌中對一萬字蓮花鐸。」徐國楨說：「我聽著此人太耳熟啦。」劉榮說：「這位老朋友所教徒弟五人。」徐國楨說：「但不知他是哪一門呢？」劉榮說：「他是左少林門，此人文武全才。上官子泉的徒弟，都是成字的。頭一個門人弟子，叫海狗子杜成明。第二個就是此人，高跳龍門於成鳳。第三個叫海馬朝雲華成龍。第四個乃是他的兒子，乃是上官成安，別號人稱鬧海金鯨。第五個是姓胡，雙名成祥，外號威鎮八江沉底牛的便是。按他兒排了下來，那第六個是姓蔣，雙名成林，綽號人稱劈水海鬼。由上官成安這裡說，他們哥四個，俱是每人使一對萬字蓮花鐸。因為他們弟兄都很精明，內中胡蔣二人，身體粗壯，這上官老俠是量其材，做其用。看這個徒弟的品行與他的脾氣，該當多大的身份，傳他多少招，不管他是師兄師哥，不是一律所傳。胡蔣二位，老俠所傳是每人一口象鼻子飛鏢刀，此刀體沉□七斤半一口。」劉榮說：「他們通了姓名，人家便可知是上官老俠的門人弟子。」大家經他一說，這才明白。當下他們又等了幾天，見沒有人來，魯清說：「諸位，咱們要是去上西川報仇，已將火龍觀掃滅，我才順心。謝斌、謝亮、俊章，你弟兄三人，拿三面銅鑼，前後中三道大街去聚人，往中街祥和店以東站立。」又叫人把高桌搬到店門以外，魯清眾人來到店外，往東一看，不亞如人山人海一般。魯清說：「謝斌把銅鑼給我一面。」說話接過一面來，一敲打鑼邊，眾人不說話，靜聽他說。魯清自通了姓名，然後說道：「列位老鄉，我與你們大莊主是神前結拜，如今我有一事，相煩你們父老有駁回的沒有？」此時眾人是異口同音，一個駁回的也沒有。魯清叫道：「何斌，你到前邊來看一看，三□歲以外的挑出六百名來。兩個人一根繃腿繩，六百人是三百根。前街一百根，分出東西來。後街中街全是一個樣，是每一條街一百條，東村頭五□根，西村頭也是五□根。你們六百人將話聽明，我等大家上西川走後，你們大家要保守東西的村口，把繃腿繩預備齊畢，白天東村頭二□五根，夜內二□五根，東西村口，全是一個樣。要有來往人等，叫他繞莊而行。他要是不聽，非穿村過不可，那時用繃腿繩，將他絆倒，把他擒獲，將他腿別上，每日給他三碗稀粥，別把他餓死。容等我們回來，再行發落。若是有那與你們老達官的沾親至友，要來到此處，你們可以對他說明，我們大家之事。叫他上西川銀花溝，追我們大家去，好助你們少莊主一膀之力。」說完何斌上前過數目，一共是六百餘名，這個說三□二，那個說二□八，他挑出來的人，全站在祥平店以西，路南站立。四□里外的也挑三百人，每人坡刀一口，前街一百，中街一百，後街一百，東西輪流。前後中三道大街分出前後班，各占前後夜。五□里外的又挑出一百人，每人花槍一條，保護祥平店。白天五□人，夜間五□人。姜文龍、姜文虎二人，在祥平店主事。魯清又說：「我們大家走後，無論男女他到莊內找人，頭一樣先洗他身上，有軍刃沒有？沒有軍刃將他繩縛二背，叫他到莊內找人。咱們姐丈全是至親或是至友，全要如此的辦。皆因你二人藝業淺薄，何家口地方太遠，恐其你二人，護庇不過來。我們走後，何家口要有一差二錯，你私作主，往本莊內放人，可小心你河南姜家屯。其餘人等，通通散去。」魯清說完了高桌，遂吩咐來人備馬匹，今天就得起身。大眾人等，將東西物件，通盤拿好，一路的盤費，何凱都拿好了。杜林說：「魯叔父，咱們未曾動身，您必須在西村口站著，點一點才好，去多少人，回來多少人。咱們大家站在一塊，是個團體。」魯清這才叫何斌、謝春、謝斌收拾行囊褥套，多拿金銀。眾人來到外面，各人拉過各人馬匹，搭好褥套，拉著馬出西村頭，全從魯清面前經過。登山伏虎馬子登、下海擒龍馬子燕，柳金雄、柳玉雄、飛天夜叉蔣兆熊、飛天豹子神槍焦雄，多背長鬚尤昆鳳、雙翻飛熊莫得方、金頭虎孫立章、銀頭虎吳紀章、病二郎李貴，大眾人等，縷縷的往外走。眾人從此走，留下之人，便將何家口把守住啦。

眾人到了莊外，飛身上馬，暫且不言何家口，且說大家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順著大道，一直往四川而行。走在中途路上，一條小路，有那些個男男女女，背包拖籠，往西行走。挑籃擔擔，扶老攜幼。此時天已過午，魯清說：「丁大哥，您下馬前去打聽打聽，他們大家上那裡去？是逃難呢，還是看熱鬧呢？」丁銀龍答應，翻身下馬，拉馬走上前，找一位年長的老者，衝人家一拱揖，說道：「這位老鄉，我跟你領教一二。」那老者便站住了。問道：「達官，不知您問甚麼事？」丁銀龍說：「你們諸位是看熱鬧，還是趕廟會的呢？」老者說：「達官，我們一來是瞧熱鬧，二來是趕集子。」丁銀龍說：「是甚麼熱鬧哇？」老者說：「您順著我手指，正西有座黃林莊，那莊是五里地一條長街，南村頭有一個擂台，立擂台的是西川人，立一百天的播，老沒開播。」丁銀龍說：「這個台立好了沒有呢？」老者說：「早就立好啦，聽那一方的人說，他們為是等著山東一帶的英雄前來，人家才開播呢。」丁銀龍一聽，當時氣往上撞，遂一抱拳說道：「謝謝老兄。」回來便將此話對魯清一說。何斌問道：「魯叔父，這是甚麼事？」丁銀龍便將那老者所說的話，一一說了。魯清說：「好，不遠，咱們大家若是騎馬進莊村，恐怕村民害怕。」說完他一抬頭，看見西北角上，有一大片鬆林，遂說：「咱們先奔鬆林吧。」大家一聽很對，這才一齊奔鬆林而來。到了林中，各人翻身下馬，魯清說：「丁大哥，您去打聽店去。」丁銀龍要把馬拉到林中，魯清說：「您拉著馬去，倒好打店，找一寬闊地方才好。」丁銀龍這才拉馬進了北村頭，一看東西的鋪住戶不少，人煙稠密。他往南一邊走，一邊看。到了街的當中，路西有一座大店，那店裡出來進去的人，還真不少。他來到店門前，細一看房子，以及店的情形，也有往出拉牲口的，也有往裡拉馬匹的，白牆上寫著斗大的黑字，北面寫著『三義客店』。茶水方便，草料俱全，許多單間，男女的客座。那店的南門，寫著安寓客商，包辦成桌酒席，臨時小賣。丁銀龍看明，遂問道：「店家。」少時從裡面出來一個夥計，年約四□里外，身高八尺開外，面如薑黃，粗眉大目，準頭端正。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。光頭未戴帽，竹簪別頂，一身藍布衣服，白襪青鞋，腰中結一條油裙。銀龍問道：「你們這裡有閒房沒有？」夥計一撇嘴。

書中暗表，原來此人姓張，行六，村中人給他起個外號叫拋鞋張六。他說：「達官，您要打店，可在我們這裡，我們店可寬大，正對你們保鏢的住，您隨我來。」當時丁銀龍拉馬來到店內，張六說：「您看這北房是□一間，當中是三明間，兩個暗間，東頭是一明兩暗，西頭也是一明兩暗。」他又說：「您看這廊子底下，也是很寬敞，我們櫃房是三明間，有暗間，有套間，全是我們親友住著，從這南房往西，便是馬棚。後院還有一眼井，就為保鏢的達官住。無奈有一樣，您是保鏢的達官，既是達官，那您得講理呀！您佩是達官，還能搶買搶賣嗎？門洞裡兩條板凳底下，全有人住，您請上別處去找，我們這裡沒房。」丁銀龍一聽，不由大怒，說：「你這個拋鞋倒不錯，我今天行個違禮的事吧，可也是你招出來的，再說我們這行人，到哪裡住店沒虧負過夥計，今天無論誰說也得住店。」說完拉馬出了店，別的夥計看見了銀龍氣得渾身立抖，遂說：「張六，你這不是給櫃上找麻煩嗎？人家走後，叫來夥計或是朋友們，來到咱們這裡胡一找事，那時豈不是個糟？」張六道：「你們大家先不用管，我惹的事我擔，與你們大家無關。」眾人說：「好，那麼瞧你的啦。」按下他們不表。

且說丁銀龍來到鬆林之內，便將店中之事，對大家一說。杜林說：「魯叔父呀，如今咱們就有點沾西川地邊啦，照這麼樣的打店不成，人善有人欺，馬善有人騎，我說出一個人來，叫他前去打店。」魯清說道：「叫誰去呀？」杜林說：「叫我石大哥去打店去。」遂大聲道：「石大哥，咱們可要北房，還上那一家打去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吧，我去打店去。」當時解了那匹黑馬來，往外走去。問道：「大丁子，是那個店呀？」丁銀龍說：「你進村頭路西裡，這一座大店，就是那一家。」石祿便來到街當中，看見了許多的人，全往北瞧，他看見路西果然有一家大店。心裡說：「一定就是這裡啦，便拉馬就往裡走，大家說：「你找誰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住店的。」夥計說：「我們這裡沒有閒房啊。」石祿說：「我要正房。」夥計說：「全有人住著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不管是誰住，也得給我騰出來，要不然我可提拐子往外扔。這北房他們住多少日子啦？」夥計說：「前半個月就在這裡住著。」石祿說：

「他已然住了半個月啦，我是才來的，走累啦，叫他先給我挪開吧。要不然我可是進去往外扔。」眾夥計一聽，遂說：「咱們大家可別管，誰惹出來的誰擔。」那石祿說道：「你們快去告訴他們去。」他是拉著黑馬，面向北站住，張六來到北上房，向客人說道：「客人，您這五位，可也是保鏢護院的，您看外邊這位大太爺，他一死的要住這個北房。」那五個人一聽，內中有個黃臉的說道：「夥計，我們住了半個月啦，還有後來的催先來的嗎？」張六道：「您看外邊這位可不講理，您要給騰出來，人家一定不答應！他長得可兇猛。」此時石祿在院中，大聲問道：「二格呀，你說了沒有？」張六說：「您別著急呀，人家是先來的，也得容我與人家商量商量呀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子，你不用跟他們商量，他們不出來，你不會打他們嗎？」張六說：「您打成啦，我們可不敢打，來一位打一位，那明天全給打走啦。」石祿說：「這可是你叫我打他們，那我就打他們。」說著甩了大衣，搭在馬上，手提打馬藤，說道：「大老黑，你在這裡等著我，待我打他們去，這可是小二叫我們打的。」說話之間，一來到北房屋中，衝著黃臉的身上，吧吧的打了幾下，五個人一見，忙一閃身形，就躡出屋，來到院中。一直夠奔櫃房。石祿說：「你看我把他們打出去啦不是？你說不敢打他們。」說話之間，他進到東裡間，一看屋中沒有甚麼，他又來到西裡間，看見後牀沿上，有五個大褥，他過去一伸手，摸出一包銀子來，不由大喜，又一摸別的裡也有，當下將五包銀子放到明間桌上，遂叫道：「二格呀，把這個褥套給他們拿出去，他們要問銀子，你就說不知道。」石祿到了外邊，將皮搭子拿了進來，便將銀子全放到裡面，又拿了出來，放在馬的身上啦。拉馬匹往外走，說道：「二格，你告訴他們，我先出去一會，回頭我回來。」看見那屋子裡有人，張六不敢相攔，他便來到櫃房，說道：「六位客人，從您來的那一天，我就說過，叫您有甚麼銀子存到櫃上，短少一個草茨，全能還您。如今您有銀錢，可被那人拿走啦。」五個人一聽，不由一怔。

書中暗表，這五個人，乃是西川傅家寨的，大爺叫小蜜蜂傅亮，二爺叫金頭蜈蚣傅豹，三爺叫小花蝶傅榮，四爺叫追風鬼姚慶，第五個便是黑面鬼姚明。這五個人也是蓮花黨的淫寇，當時傅亮說：「張六，你不用管，我們有能奈找他要錢。打不過他，我們這銀子不要啦，我托你一點事成不成？」張六說：「您托我甚麼事？」傅虎說：「我們哥五的馬，你多給照管點，有時給喂一喂，千萬別往外拉。那褥套在你們店中寄存幾日，你看見我們哥五個啦嗎，無論是誰回來，拉馬取東西，你全叫拿了走。該多少飯錢，我們如數給銀子。四位賢弟，有名俗話，逢強者智取，遇弱者活捉，走哇！咱們上別家打店去。」按下不言，且說石祿，他來到北村頭，高聲喊叫：「你們大家全來吧，店裡有了房啦。」魯清說：「諸位，咱們全把軍刃亮了出來，再拉馬匹進村口。」大家一聽，便將軍刃全都亮了出來，一齊向村中走來。杜林、杜興弟兄二人，在林中看了一遍，不留一物，這才隨眾人往村子裡而來。翻回說店中的先生，向他們親友說道：「列位呀，你們可以早行脫出此店，回家去吧。這裡不一定要出甚麼事呢。」又向東西配房的客人說道：「列位聽真，如果別處去找店更好，我們這店中是要有事，不走的子兒，那時吃了苦子，可別埋怨我們。」大家夥兒一聽，不知是怎麼回事，有那膽大的主兒，想要看一看是甚麼事，那膽子小的主兒，就搬到別家去住。店門外的人全往北跑，夥計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少時又往南走。當時張六便來到門口，往北一看，自己嚇了一跳，就見從北邊來了許多的達官，高矮胖瘦，黑白醜俊，年長的鬚髮皆白，年小的就是小孩，前邊走的是那個黑大個。丁銀龍說：「魯清啊，石祿倒沒找錯了店，正是那家。」說著話大家一齊來到店門外。張六一看，嚇得顏色變更。石祿說：「來呀，就是這個店。」眾人便拉馬進店。魯清大聲問道：「哪一個是鋪掌？」先生出來說：「我們東家沒在這裡。」魯清說：「那麼哪一位掌事呢？」先生說：「我們這裡有個夥計，叫張六，他人了事，有甚麼事可以跟他去說。我是先生，竟管賬目之事。」魯清說：「張六啊，你不必擔驚，少要害怕，我們大家一不強買，二不強賣，住店給店錢，吃飯給飯錢，你們做買賣可要公買公賣，不可蒙混於人。倘若被我們查了出來，那時可把你送到當官治罪。休要拿我們當匪人看。我等全是保鏢的達官，從此路過，我們前來打店，並沒有強暴的行為。我們先叫知禮知面的人，前來打店。你們店房裡面，是哪一家戲耍了你們，你們用話將我至友趕了出去。」杜林說：「魯大叔您不用問啦，簡直是誰說的，就把誰的人頭弄下來，不用跟他們費話。」魯清說：「杜林，你少說話，無知小孩子。」當下他站在院子當中，說道：「眾位客人聽真，我們用不著的房子，你們自管住，我們不會欺壓人。我等住一宵明早就行，你們休要害怕。」張六此時也只好叫過幾個人來，將眾人的馬匹接了過去。魯清說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先生說：「他叫張六。」魯清說：「那房給我們預備下啦。」張六說：「北房吧。」大家這才撲奔北房。夥計奔石祿來啦，說道：「爺大您把馬交給我吧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可不能動，我這匹馬有點欺生，你要拉它，它可咬你。」張六說：「您給我吧，我拉一拉試一試。」說著伸手接了過來，那馬直打坐坡，直張開嘴要咬人，張六趕緊又交給石祿。這才說：「得啦，大太爺您隨我來吧。」當時石祿隨他便把馬給拉到了馬棚，拴好了，又回到上屋。魯清說：「店家，你們把店門關了，」夥計答應，便與眾人打臉水，沏茶。

此時天已平西，魯清說：「張六啊，我跟你打聽一件事。」張六說：「甚麼事？」魯清說：「這兒南頭有一播台嗎？」張六說：「不錯，有座播台。」魯清說：「這座播台擺了多少日子啦？」張六說：「已經擺了好些日子啦。」魯清說：「這些日子怎麼不開台打播呢？」張六說：「沒有好日限。」魯清說：「立播的是那裡人呢？」張六說：「立台的是西川人，此人不露名姓。他對外說，無名氏也。」何斌一聞此言，立時心中大怒，兩眼就圓啦。那眾人一聞此言，也都掛了火。魯清說：「劉大哥，您下過轉牌，那西川里正門正戶的人，有沒有啊？」劉榮說：「倒是很有幾家。」魯清說：「列位大家，不必動怒，事款則圓，有那些個正門正戶的也有不作事的，也許是那路武門的人，特意前來以武會友。也未可知。張六你每天去看不看？」張六說：「我是一天一趟，因為我沒見過，我知道那天開台打播呢，現在眼看立播就兩個月啦。」魯清說：「那裡頭刀槍棍棒是真的還是假的呢？」張六說：「您要提那軍刃，可全是真的，純鋼打造的。大槍與砍刀最多，都磨的風霜快。」魯清說：「張六，我再問你，這個立播台的台官是何人？」張六說：「不知道，立播台兩個月了，台主不報姓名，聽說是西川來的。」魯清問：「黃林莊有多大？」張六說：「也是五里地的長街，」魯清說：「張六啊，你們在店中，連先生帶夥計，共有多少人？」張六說：「前前後後，一共是二〇四口人，連打更的也在其內。」魯清說：「你留下〇六個人，給我們支應著，你能言可以帶著他們出去，咱們店中之事，可別露出去。你到外頭給我們打聽打聽那台官的真實姓名，住在哪家店中？共有多少人？站台的台官一共有多少？全是多大的年歲？在甚麼日子一定開台打播？打聽齊畢，回來報知於我。」張六答應：「是。」轉身往外行走，魯清說聲：「且慢，我這裡有五〇兩銀子，你們拿去，每人二兩。」張六便帶著這銀子，出來大家一分，還餘二兩啦。眾人因為這二兩銀子要爭吵，魯清出來說：「你們大家可別吵，這些日子我們走的時候，有零即補。你們先把那銀子存在櫃上吧。」大家一聽，這才不爭吵。張六便帶著人出外打聽事不提。

這裡店中之人，便與眾人預備吃喝。魯清說：「何斌呀，咱們大家是今天來的，他要明天開台打播，那一定是西川銀花太歲普鐸，與那二峰，鼓動是非，要在此地劫殺咱們，以命相抵。我也想不到他們敢在此地立播台，那時咱們就可以在此地，要抄滅他們蓮花黨，這三門的人。何斌呀，他要不是呢？你說他們還能在此地等著嗎？」杜林說：「魯大叔，原來這西川路也有好人呀。」魯清說：「明白，哪裡全有好人，咱們山東地面也有好人，也有鏢喂毒藥的，見美色起淫心之輩，人不能一概而論。杜林，我可囑咐你，未曾要說話可多留神，你可知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。人做事不能傷眾，棍打一片。未曾要說話，必須清水一邊走，渾水一邊走。」杜林說：「魯大叔，他要是後天打聽，咱們暫且先耽擱幾日，店裡夥計要是打聽不出來，那時我與我兄弟杜興，我二人夜換緊衣，入他的店。」魯清說道：「聽他的消息，倒要看看他是那路的賊人，有甚麼用意。」正說著話，外邊進來夥計八名，探事回頭，見了魯清說道：「魯達官，您諸位俱都是山東省人嗎？」魯清說：「我們多一半是山東省的人。」張六說：「好，我與您諸位道喜啦，我跟這立台的主兒，他所住的店裡打聽出來的，那店裡有個夥計，他是我的一個哥們，那還能假嗎？他們住在黃林莊東莊內路北四合店。立播台的姓吳，名叫吳振山，帶著滿門家眷，鎮台官無數，俱都是三〇內外的，單等山東省人到此，才能開台打播呢！您諸位今天來的，他們明天就開台打播。」何斌聽到此處，知道一定是銀花溝的餘黨啦。遂說道：「魯大叔，如此看來，也許是普鐸他們的親友，被他所鼓惑，前來在這裡截殺咱們，也未可知。明天吃完早飯，咱們大家帶著〇名店中夥計，前去打聽，他們如果全不認識，那一定是從西川帶來的。」魯清說：「諸位，大家不必多言，你我眾人，明天要上播台打播去啦！我可有個準

備，是咱們上西川報仇之人，寸鐵別帶，是這麼著咱們去看。」何斌說：「魯叔父，我不帶軍器，怎麼能刀劈二峰呢？」魯清說：「何斌呀，你可不知，我與你父神前結拜，你不過是個孩子，沒有多大的見識，不用說別的，他們要把山東一個無名之輩治死都不成！更不用說還把我們何大哥治死啦！你我大家是掃滅蓮花黨之人。」石祿一聽說道：「清兒，南邊有擂台呀。」魯清說：「不錯，有擂台。」石祿說：「那我得去！台上有一個算一個，我上去他們全得下來！我提著他的腿，給他扔了下來，嚇得他們不敢上去啦！那時台上的東西，全是我的啦。」魯清說：「上台的規矩，你知道嗎？」石祿說：「甚麼規矩呀？」魯清說：「你還不知道啊？要上擂台呀，那是人家台官往上叫人。」石祿說：「他叫誰呀？」魯清說：「誰在前頭他叫誰。」石祿說：「怎麼叫啊？」魯清說：「他必須說回漢兩教，僧道兩門，三山五嶽練武的師父，諸子百家，男女老少，號棚掛號，所有壓台銀，五兩贏五兩，□兩贏□兩，所有上台打播，是以武會友，完全得彩，分文沒有。練武之人，不論男女老少，三場已過，准其上台打播。如若不遵規矩，准其護播之人，將其繩縛二背，送官治罪，按土豪擾亂播台辦罪。」石祿一聽，說道：「一個打播不咧，還有這麼些個麻煩。我聽咱們老爹說過，見播台就上，他們給銀子沒事，要是不給銀子，上去就往下扔人。咱們老爹還說，上播台一報名姓，不用打他們就得給銀子。」魯清說：「那麼你上播台，通報你的名姓不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不說我的真名實姓，就說我姓走，叫走而大。咱們老爹說，他要把石祿打啦，連咱們老爹栽啦，頂好不報真名好。」魯清說：「咱們大家上自鏢行三老，下至杜林、杜興，寸鐵別帶，准其到那裡觀看。」何斌一聞此言說道：「魯大叔，這要是西川路的二峰呢？那時我怎能與我天倫報仇哇？」魯清說：「何斌，我叫你寸鐵不帶，我有心意，你呀緊貼著劉榮。那門的賊人，他全認識。尤其咱們這些人中，鏢行三老、二老全別去，在這裡看著大家的馬匹，丁銀龍看守店門，劉榮要回來叫門拿軍刀，您再給。以後誰愛甚麼，誰拿甚麼，准其他們隨便。除此之外，無論何人，要偷著拿了去，在外惹了事啦，那可是他一人去搪，與大家無關。」眾人一聞此言，全都點頭認可。魯清又說：「劉大哥，您總叫何斌在您身後站著，只因那雲峰，以及普鐸，若有一個人上了台，那時您可趕緊回來取軍刀，要是沒有這三個人，千萬別動傢伙才好。」何斌暗想，不拿軍刀，來到播台前頭，先拿雲峰段峰，我手中沒有軍刀，在台上看見了他們，也難逃公道。魯清說道：「劉大哥呀，您只要看見有西川漏網之賊，那時您就趕快的回來，取軍刀要緊。」又說道：「徐國楨、蔣國瑞、李廷然，你們老哥三個在店中，看守馬匹東西物件。左林寶珍，你們二位看守大家的軍刀百寶囊等，滿放在北房西裡間，你們二位看著軍刀。除去劉榮能拿外，其餘誰要可也別給。憑他怎麼要也不能給。」二人點頭答應。魯清分派已畢，一夜無書。

次日天明，大家把早飯吃完。何斌早將小衣服換好，外邊是披麻帶孝。店門一開，大家一齊往外行走，未到店門以外。街上人等，往南行走，男女老少太多啦。石祿等眾人，搶步上了沙梁。到了上頭一看，下面有座播台，是坐西朝東，明著是五間，當中間是明三暗九。蔣兆熊說：「列位，這個播台可不是報仇的，你們看見那個棚沒有？那是明五暗□，前頭五間後頭五間，勾連搭有□間，坐東向西，有□間客棚是坐北向南，一共是五間，暗中也是□間。他們要是報仇的播台，頭裡看棚客棚，全都沒有，那才是真正的播台呢。這個播台犯一個隔閡。」魯清說：「犯甚麼呀？」蔣兆熊說：「西邊有台算是白虎台。俗語說得好，白虎西邊坐，不是福來就是禍。魯賢弟，你看這立台的主兒，很有些個講究。這副對聯寫的也真高，也過口氣太大一點，上聯是用水紅緞子作地，是大紅緞子足的字，寫的是：『憑刀槍輕世界拳打南山山崩嶺裂。』下聯是：『以棍棒鎮乾坤腳踢北海海浪波翻。』橫批寫的是：『真在假亡。』他們看完了，各人心中又有點猶疑：你說他們是報仇的播台吧，可又不能有這些看棚；你說不是吧，看他這對聯與橫批，說得太狂一點。他要是報仇的播台呢？那台上的軍刀，可又鎖在一處，絆得很結實。這真是叫人不取一定。蔣兆熊說：「列位你們看，他們的武聖人的大門還沒閉啦。」魯清道：「太哥，我跟你打聽打聽，這個封門是甚麼呢？」蔣兆熊說：「白臘桿子一對，就是大門。左邊這個是外手，右邊那根桿子在裡邊，這就是封著門呢。」魯清聽了，蔣兆熊道：「你再看不但是封著大門，而且還上著鎖啦。」魯清說：「在那裡啦？」蔣兆熊說：「你看那□字架的中間，那不是搭著紅綠的條兒？」魯清一想，遂說道：「老哥哥，這個是甚麼講呢？」蔣兆熊說：「這個單有用意，五色綢子條是為五路達官，你以為武聖人姓武呢？不對。那位武聖人姓孫，名諱是縮字，按問名姓，生人為官印怎麼稱呼？死人就為官諱啦。」

閒言少敘，且說當下。魯清一問這綢子條，又是怎麼回事？蔣兆熊這才給他細批細講，說人家這個播台，還有女的呢，他們是帶著家眷。魯清說：「瞧哪裡可以分出來呀？」蔣兆熊說：「您看那台簾，上紅下綠，這就是男紅女綠，那是帶著家眷的意思。再往軍刀架子上看，棍棒刀槍，戟鉞杈環鑼，長傢伙後頭，有□八樣小軍刀。帶鉤的、帶尖的、帶刺的、帶圈的、帶環的，這在上垂首，那下垂首是鞭鏡人錘爪，拐劍勾鐮斧。這是九樣短軍刀。後邊也是□八樣小軍刀，帶簧的帶膽的，帶繩帶練的，帶綢子條兒，前頭有在數的□八般兵刃，後頭這三□六樣，全是出門以外，有能人練武的研究出來的。武聖時常下凡，好有一比，那麼就好像說，有這麼一個人，他學會了武藝，出外惹出事來啦。那官府之中，不找本人，他先找他師父。徒弟有欺師之情，那就不好辦啦。因此人家留下兩三招，不肯全傳了出去。臨到他傳徒弟，又留兩招。傳來傳去，可就傳不開了。所以說，文的越研究越寬，這個武術，可是越傳越窄。因此武聖人時常下凡，來渡化那有緣之人。而今人家台上的軍刀，滿全用筷子粗的鎖練纏繞，恐怕擦拳輸了，一怒再抄起軍刀來，那是容易出人命。」魯清他們再看上垂首，那個軟簾，是藍緞色走水。南繡的海水江牙，每個水浪之內，出來一個獨角蛟龍。那個蛟龍探出頭來，往後瞧著。那下垂首的綠緞色軟簾，紅緞子走水，簾上繡著一道大山，山上往下跑來一斑瀾猛虎。攬著虎尾，三足踏山梁，舉著一雙斑斕虎爪。橫著有一條紫緞色圍屏，上面繡著一個大人熊。旁邊有棵大盤鬆，熊爪抓住鬆樹，鬆樹上邊，有一隻大鷹，左爪■著，張開了翅膀，低頭往下瞧。再往鬆樹左右看，是兩行小字，是上下的對聯。上首寫的是：『蛟龍出水無人擋。』下聯是：『猛虎離山誰敢攔。』盤鬆上邊寫的四個小字：『英雄鬥志』。魯清說：「列位，咱們下山崗，可以圍著播台來個彎兒，看一看後邊有院子沒有。」眾人一聽很對，這才一齊下了山崗，來到後邊。看見用竹竿紮好了轉子，裡面是栽好了的樁子，上控繩，一直兜到南頭。坐北向南一個籬笆門，那門內人家窩棚兩個。

書中暗表，若是來了登台打播的，有坐騎，好拴馬，在籬笆圈的東邊，有一個土圍子，足有九尺多高，一個土牆，南面有門兒。在門的東邊，有一張報條，上面注寫著：黃六黃三，領縣太爺的堂諭，帶領官軍四□名，彈壓台場。有擾亂播台之人，立時繩縛二背，堂前回話，有不遵台主之情者，一定究辦。回漢兩教，僧道兩門，諸子百家，男女老少，到棚掛號，通報名姓。有壓台銀五兩贏五兩，□兩贏□兩。若有練武之人，盤費短少，沒有此項壓台銀，來到號棚掛號，二場後准其無銀之人。上台打播，立播台的台主，為西川吳振山。當時眾人看明白啦，那一方有彈壓的官軍四□名，全在四□上下歲。滿全是藍布的底衣，藍布號衣，後背上有一個月光，光中寫的是正北盧和縣。魯清一看，這一撥人是官軍，另外有一撥年長的，年少的，全是月白褲褂，白襪青鞋，花布手絹罩頭，撮打拱手，藍布的背心，紅月光，上寫：南門外□八村的首戶。那些人在那裡是談話議論。天到正午，開台打播，今天好日子。大家看人家雖是西川人，而今老天爺全都助力他，有個好天。在宋朝的時候，不少人都可以說，您就別說是西川人，您一說是西川人哪，您跟他共甚麼事，人家也不贊成。因為西川沒有正門正戶的人，有也不多。那西川人太野，全都不大正道。魯清大家聽眾人說，台官快到啦。忽然聽見東南角上一陣大亂，看熱鬧的主兒一見，往兩旁一閃，眾人往那邊一看，原來進來一大群人。前頭是一排四個人，全都是一個樣，見此人身高九尺開外，胸前厚，膀背寬，精神飽滿。粗脖挺大腦袋，面如重棗，粗眉闊目，鼻直口寬，大耳相襯。頭戴紫緞色壯士巾，窄條條帽口，鬢邊斜插茨菇葉，頂頭一朵紅絨珠，顛頭巍巍。紫緞色靠襖，藍緞色護領。黃絨繩，□字絆，雙垂燈籠穗，一巴掌寬藍絲帶緊腰，雙結蝴蝶扣，大紉綢底衣。大葉撇尖灑鞋，藍襪子花巾裹腿，外單紫緞色通整，上繡萬福雲，飄帶末結淡青綢子裡，肋下配定一口坡刀。黑沙魚皮靴，青銅飾件，黃銅吞口，藍綢子的挽手。前邊這四個人的穿章、打扮、骨格、相貌、年歲，全是一個樣，不差一點。第二撥四個人，全是面白如玉，穿藍掛翠，肋下全配著軋把摺鐵鋼刀。第三撥人，全是面皮微黑，穿青掛皂，每人全是肋下配帶坡刀一口。一來是分人的臉譜，二來是眾人的穿章打扮，分出青黃赤白黑，澹黃紫綠藍，個個全是耀武揚威。來到棚欄切近，早有人給開了門，放他們進來，又將那棚門緊閉。此時魯清他們一看，上場門簾一起，雜樣上來二□個人。下垂首那個門也上來了二□個人，來到台上，左邊的人，在兵刃架子後頭，靠近左房山俱

都站立一行，背北向南。下垂首那些個人，也在南邊一站。又從後邊上來兩個人，鎖開了，從箱子內取出一個包袱來，打開之後，大家一看，原來是一條圍桌。鵝黃緞子作底，四面繡出萬字不到頭，裡頭有雙龍鬥寶，下邊繡著海水江牙，海牙裡面又繡出雲龍九獻。又從那箱子裡拿出一桿旗子來，是個斜尖杏黃的旗子，紅火沿。青緞子足出來的字，上寫『不准蓮花黨之人上台打播，回漢兩教，僧道兩門，只要是蓮花黨之人，全不可以上台打播。』當時將此旗子掛在當場，眾人等一陣喧嘩，大聲說道：「台主到啦。」

魯清眾人往東一看，見四匹馬，馬上端坐一人，悠然自得。馬後頭有兩輛花轎車，頭一匹是紫馬，頭至尾一丈，蹄至背八尺，細七寸，大蹄腕，螳螂脖，龜屁股蛋，錐子把的耳朵，鞍鮮明。在馬上有一位老達官，此人身高九尺開外，胸前厚，膀背寬。面如重棗，臉上皺紋堆壘，滲白寶劍眉，斜插天蒼。大環眼努於眶外，獅子鼻，翻鼻孔。一把白鼻鬚，出於孔外，火盆口，唇不包齒，四個虎牙，支出唇外。連鬚落腮的花白鬚鬚，白的多，黑的少。頭戴紫緞色鴨尾巾，鵝黃飄帶，紫緞貼身靠襖，青綢護領。大紅緞子登山鞋，青襪子，打著半截花布裹腿，青抄包煞腰，緊襯俐落。身穿一件青緞色大氅，招金邊走金線，群邊是萬字不到頭。在後邊繡著獅子滾繡球，飄帶未結，杏黃綢子裡。在左肋下配定一口金背砍山刀，分量體沉，刀的尺碼放大。瞧那第二匹，乃是白馬。馬身上長出來一身梅花，馬上騎著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，眉似初月，唇似櫻桃，鼻如懸膽，牙排碎玉，雙耳垂金環。粉紅綢帕罩頭，前後撮打拱手。身穿鸚哥綠靠襖，淡青絨繩□字絆，有大姆指粗細。藍燈籠穗飄灑，翠藍汁巾煞腰，緊襯俐落，蔥心綠的底衣，窄小金蓮，紅緞色門蓬。面色忠正，印堂一顆守節砂。年長約在二□上下。那第三匹也是白馬，也是鞍鮮明，馬上騎著是一位年過花甲的老太太，臉上皺紋很多。鬚髮皆白，青手綢罩頭，青緞的一件門蓬。

書中暗表，她穿深緞色的上身，藍綢子底衣，半大纏足，慈眉善目的一位老太太。再看第四匹，乃是黑馬。大家見此馬龍性不小。馬上一人，正是少台主。面如烏金紙，大抹子眉，豹環眼，黑眼珠太大，光華灼灼，真是大耳相襯，壓耳毫毛不亞如倒豎抓筆一般。頭戴一頂田瓜色青綢頭巾，身著青緞色靠襖，一巴掌寬的護領，核桃粗細的藍絲鶯帶煞腰。雙摺蝴蝶扣，外繡大梅花。肋下佩戴一口短把鬼頭刀。此人是雄壯魁梧。四匹馬已過，看見頭一輛花車上，有兩個姑娘，第二輛車上，是兩個婆子。車馬來到播台的南邊，早有人把柵欄門開開啦。車輛馬匹，一齊進到裡邊。關了站，眾人下了馬，順著播台往上走。上場門上來父子爺倆，下場門上來是母女娘倆。後邊隨著兩個婆子，兩個姑娘。魯清大家在土坡上，往這裡正瞧，看見那兩個姑娘，面色忠正，印堂全有守節砂，兩個人一樣的打扮。那個身量高的姑娘，臉似桃花初放蕊，柳葉雙眉杏核眼。鼻如懸膽，櫻桃小口，牙排碎玉，雙耳墜金環，水紅手絹蒙頭。撮打拱手，大紅色的靠襖，紫絨繩□字絆。鸚哥綠的汗巾煞腰，蔥心綠的底衣，腿上結著寬帶。足下窄小金蓮，藍緞的門蓬。這兩個女子，一個樣的穿章，站在了那騎馬的姑娘左右。那兩個婆子，年歲全在四□上下的樣子。慈眉善目，耳掛排環，天藍色上身，青色底衣，半大纏足，在那老太太左右一站。魯清說：「劉大哥，您可認識那位台主嗎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到看他面熟。」魯清說：「哪麼您說他是那門那戶的呢？」劉榮說：「各門各戶太多，我想他人不起。」杜林在旁說道：「劉大叔，不用說啦，據我一想，此人也許是西川銀花溝普鐸的親友，明著在此設擺播台，暗中敵擋咱們大家。」魯清說：「杜林啊，你可不知道，那西川路上可也有保鏢的，並不能說是西川人，就不是好人。劉大哥，您下過轉牌，大一半的人應當認識。」劉榮說：「大小六□四門的人，我一時那能記得清呢？再者說，皇家不丟國寶，那時不能下轉牌。西川路我就去過兩次，與他在家不在家，轉牌一到，他們有門長接牌，到不到的有他們門長。」魯清當下往左右一看，就是蔣兆熊、杜林、何斌、焦雄、劉榮，六個人在一塊，其餘的人，分在各處，那就不知道他們上哪裡去啦。

此時台上的老英雄說道：「兒呀，你趕緊把武聖人大門的鎖頭開開。」當下小金刀霍全，先脫了他身上的大衣，然後正好衣冠，趕奔上前，單腿打阡，將紅綠的綢子條全解了下來，雙膝就跪下啦，雙手舉起，先向東再向南，向北向西，四面全舉到了。然後站了起來，金雞獨立式一站，腳尖一使勁轉了一個彎，少台官說道：「讓過諸位師父。」說完便將綢子條搭在箱子上。蔣兆熊、魯清等大家，在下面往上觀看，魯清問道：「老哥哥，這五條綢子條，所為何用？」蔣兆熊說：「那是表示五路保鏢的達官。」正說著，台上老達官又說道：「霍全，快將武聖人大門開開。」那少台官答應，上前單腿打阡，把白蠟桿子抽回，立在門柱的後頭。那位少達官，將壓尾巾摘下，來到台口，向三面一抱拳，大聲說道：「回漢兩教，僧道兩門，男女老少人等，有那打過一拳的，踢過一腳的，練武的老師，如果要來比武，請先到南棚掛號。賭五兩贏五兩，賭□兩贏□兩，若無有銀錢，那在三場後，再上來比試。那位願意上來比武？就請前去掛號吧。」正說之間，從下面躍上來一人，細條條的身材，往面上一看，面皮微白，細眉毛圓眼睛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雙耳招風。頭戴翠藍色壯士巾，窄條條勒帽口，頂門撮打茨菇葉，寶藍色貼身靠襖，青緞色護領。黃絨繩□字絆，青抄包煞腰，緊襯俐落。青底衣寬大，薄底靴子，單腰兜根，外穿一件定藍色通氅，上繡串枝蓮。到了台上，雙手抱拳，說道：「達官。」台官說：「武師父，您可在號棚掛了號啦？我台上可沒見過您貴府的名單，您貴姓？」來人說：「我家住山東青江，四大冷海，東海岸盤龍島，散座的寨主，姓侯名英，外號人稱趕浪無絲。」台官說：「閣下壓台銀可有？」侯英說：「我等著登程趕路回山島，因此一路之上未敢耽擱，恐怕違背山令，衝撞老大王的山規，我有性命之虞，皆因我囊內缺鈔，正趕上台官有此立播，比武得彩，看起來還是學文習武，只落得我當賣衣服。我今上得台來，還請您多多原諒才好。」台官說：「侯壯士，您要是沒有壓台根，還請您候等三場後，再來比試。」侯英說：「台官，皆因我走的太猛，沒得帶了銀錢。」說著話便將大衣脫下，摘了頭巾，收拾俐落。台官見這侯英，面有怒容，不由心中暗想，我要與他比武，看他的武藝一定不弱。遂說：「霍全，上前與這位師父接一接拳。可要多留神。」侯英往台上一站，大聲說道：「這位台官貴姓大名？」霍全說：「我姓吳，我叫吳正。」侯英一聞此言，上前提手一打來，黑虎掏心，右手打來。霍全往旁邊一閃身，這手就打空啦。當下兩個人打在一處，也就有□數個照面，霍全使了一個太歲壓山掌，劈頭打來。這侯英往下一矮身，用左胳膊肘一拐他肋，霍全忙一閃身，兩個人就錯過去了。侯英反臂一掌，霍全聽身後面帶著風聲打來，連忙向前緊行幾步。那侯英乘勢用腳一勾他腳脖子，當時霍全開了個大爬虎兒，倒在台上。侯英是鼓掌大笑，遂說道：「老台官，可以給我紋銀一封。」老台官說：「且慢，你把我兒踢倒了，你又沒有壓台銀。」侯英說：「依你之見。」老台官說：「你要是把我贏了，我奉贈紋銀□封。」侯英說：「那你要不給呢？」台官說：「我立的起播，我就有這個銀子。男子一言，快馬一鞭。君子一言，如白染皂。我說了不算，如同粉頭一樣。」侯英說：「如此甚好，你我二人較量一番。」他心中暗想，我要把他再勝了，那些銀子就任我所拿啦。此時老台官，摘頭巾，甩大氅，絹帕蒙頭，前後撮打拱手，勒絨繩繫絲帶，袖面高挽，將鬚子分開，一撮兩根繩，往海下一結，一切收拾俐落，就要與侯英擦拳比武。到了下文書，何斌比武招親，四□六友詐西川，銀花溝刀劈二峰等等的熱鬧節目，盡在後文再敘。